毀市道等執笠 黃店自作孽

無特色無後台充大頭「捐收益」送業績落黃泉

泛暴派鼓吹建立的「黃色經濟圈」，向泛暴派捐款、同流合污的「黃店」獲「盲撐」及吹捧，反暴力的良心「藍店」則被黑衣魔打砸施暴。但「黃色經濟圈」畫地為牢自掘墳墓，觸發「黃店」結業潮。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，短期內將有多間「黃店」執笠。事實上，黑衣魔亂港逾半年仍未停止，已嚴重損害香港經濟，「黃店」也不能獨善其身，而「黃媒」塑造的「黃店」賺到盆滿缽滿只是假象，只有一兩間旗艦「黃店」被吹噓下撐住生意，但附近的「黃店」就無法維持，還要向泛暴派繳交形同「保護費」的捐款，更是百上加斤，有店主向香港文匯報呻苦說：「捱唔住咪結業！」更有人不滿被標籤為「黃店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

◀▲摩登廚房結業在即，場面冷清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泛暴派經常宣稱「黃色經濟圈」有「200萬市民支持，市場龐大」，並肆意吹捧部分旗艦「黃店」如何日日大排長龍「文攻」，加上黑衣魔肆意騷擾甚至打砸他們所標籤的「藍店」來「武嚇」，企圖令取態比較中立的店舖轉投「黃圈」、令反暴力的「藍店」屈服，但現實真的像泛暴派所形容的那麼「美好」嗎？

飲食業界早前已提出，大批食肆將因黑暴導致的經濟不景而在農曆新年前後執笠。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，近日「黃絲」社交平台頻頻有文帖着網民「拯救」垂死的「黃店」。據網上資料，最少有3間「黃店」在短期內結業。

「警暴」飲品店冷清被窒扮黃

位於黃埔的手搖飲品店Cha Cha Factory是其中一間即將倒閉的「黃店」。雖然該店自6月起就張貼泛暴文宣，又在飲品上印有所謂「勿忘手足犧牲，永不原諒警暴」等仇警字句，惟仍得不到「黃絲」支持，日前宣佈將在2月11日結業。

記者昨日實地了解，發現該店倒閉的消息在網上傳開後，生意仍未見起色，半小時只有不足5個客人惠顧，該店店員更直言這已是近月生意「比較好」的一天。

該店解釋結業是因合約問題，惟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真正的「死因」是該店貨品賣得貴、產品欠缺特色，即使推出優惠吸引客源都未見生意好轉所致。

Cha Cha Factory與知名「黃店」龍門冰室只是幾個舖位之隔，但生意情況就大相逕庭，相信與「黃絲」只懂盲從「黃媒」有關，一面倒光顧龍門冰室，Cha Cha Factory自然無客。「黃店」自己人搶自己人生意，難怪老闆Lavin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都對此抱怨：「人問（我是黃店）已fact checked？真黃？我當刻很不開心。」似乎不滿被標籤為「黃店」。

除了Cha Cha Factory外，位於深水埗的「摩登廚房」，及觀塘的「芋圓控」同樣捱不過新年，均於明日（24日）結業。「摩登廚房」位置相當隔涉，即使要結業仍吸不到最後一波客人光顧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以顧客身份到該店，場面冷清，惟老闆楊生透露已算生意不錯的一天。

噱頭都救唔返「捱唔住咪結業！」

他稱，自從修例風波開始，本港經濟開始變差，生意就一落千丈，「黃色經濟圈」的噱頭也不能起死回生。該店曾試過一晚只有數百元的營業額：「我相信全港食肆都受影響，大家都一直捱，我哋實力唔夠，捱唔住咪結業。」

至於「芋圓控」，店外確有一條「小人龍」，惟記者發現與其銷售手法有關（見另稿），有不少「黃絲」是見到「結業post」而來，但都對排隊需時甚有怨言：「你（芋圓控）得一個人製作，搞到要排咁耐，財神來到都走啦！」

被問及結業原因，「芋圓控」老闆坦言是因「（生意額）頂唔住租金」，決定轉為網上經營外賣。但有地產代理向記者表示，「芋圓控」的舖位租金不過7萬元，已屬該條街（協和街）較便宜的舖位，生意淡薄才是該店執笠的主因。

◀「黃圈」硬保龍門冰室，企圖製造做黃店就會賺到盆滿缽滿的假象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▲Cha Cha Factor半小時不足5個客人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劣食不淨態度差 盲撐暴自斷客源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高俊威）雖然泛暴派不斷鼓吹建立所謂的「黃色經濟圈」，「盲撐」煽動暴力的「黃店」，更欺壓政見不同或反暴力的「藍店」，惟這種畫地為牢的經營方式，令不少「黃店」自食苦果，走上結業之途。有工會中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，經營一盤生意，理應廣納百客，若自我局限客源，最終勢得不償失。此外，處身競爭激烈的飲食業界，具備良好食物質素、衛生情況及員工服務態度，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門，只靠旁門左道，營運恐難持久。

香港飽受黑暴衝擊逾7個月，各行各業均備受打擊，工聯會轄下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宏興表示，香港經濟走下坡，飲食業也不能倖免，聖誕及新年時市道甚差，猶幸近期市面轉趨平靜，農曆新年的生意額才稍有好轉，開始有訂枱潮，惟能否扭轉飲食業裁員潮或結業潮，仍需視乎新年後的市況。

對近期不少「黃店」結業，他認為，現時香港經濟不景，市況又差，且飲食業競爭激烈，不同類型、級數的餐廳食店五步一樓、十步一閣，有店舖結業實屬正常。據他了解，不少「黃店」都是小本經營，部分僅出售一些現成食物如魚蛋、燒賣等，既沒有特色，也容易被其他店舖取代，令經營陷入困境。

郭宏興強調，經營一盤生意，理應廣納百客，任何人入店也應無任歡迎，這才是經營生意之道，在激烈競爭下仍局限自己的客源，此舉只會自斷客路，令客戶減少，當「黃色經濟圈」這種宣傳噱頭漸退，恐將難以持久營運，倘再加上所售食物質素欠佳，或衛生情況惡劣，又或者員工服務態度差劣，結業更屬意料中事。

質素差過美心 靠煽暴難營運

他續說，能成功經營的食肆均有其成功之道，如美心集團旗下食肆雖然頻頻被打砸，但每日仍有食客光顧，可見如果店舖出品良好，質素和服務有保證，就不易被客人離棄。

▲「警暴」噱頭奶茶索價28元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政治掛帥交行貨 抬價以為唔憂做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文森）「黃絲」以政治掛帥，卻與肚子作對。泛暴派吹捧建立「黃色經濟圈」，號召「黃絲」們光顧撐暴的「黃店」。只顧政治立場，不理食物質素，即使「黃店」的食物水準差劣，仍然「自討苦吃」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前往一些聲稱快將結業的「黃店」實地體驗，食物質素雖不至於難食，但仍停留於「行貨」的階段，但其價格就不遜於同類型的店舖。

「黃絲」社交平台近日「吹雞」，着「黃絲」到即將結業的甜品店「芋圓控」惠顧，此舉令垂死邊緣的「芋圓控」迴光反照，昨日店外大排長龍，香港文匯報記者也等候近1小時才能成功「落單」。

何須長途跋涉看臉色吃行貨？

等候時間這麼久的原因是，當客人下單後，店員才慢條斯理製作該款甜品，完成後再向客人收費，及向下一位客人下單，買賣效率極低，逾10分鐘才完成一宗生意，令不少客人氣結。

員工的服務態度也欠佳，一名店員全盤負責製作及收錢工作，另一名員工則在店內玩手機，且該店食品價格偏高，一碗招牌手工芋圓售44元，傳統手工芋圓也售40元，價錢較一般的甜品店略貴，味道也與一般的甜品店無異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又在「黃絲」飲品店Cha Cha Factory買一杯黑糖奶茶，索價28元，價錢偏高，味道卻較一般連鎖式飲品店遜色。另一瀕臨結業的「黃店」「摩登廚房」地點不就腳，店員服務態度也略為懶散，在知悉食客需要點餐後，僅回應「等陣」，在數分鐘後才前來替食客點餐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點了「撈丁」及葱油雞米粉，分別售48元和40元，味道與連鎖式快餐店無異。既然價錢與味道與連鎖式快餐店分別不大，又何需特意前往隔涉之地光顧。

「程班長」無牌接街客被檢控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文森）香港文匯報早前踢爆部分「黃色食肆」無牌經營，或違反牌照規定招攬生意，顯示泛暴派圖以「黃色經濟圈」斂財，卻罔顧公眾的衛生安全。

在長沙灣道一所工廠大廈的食肆「程班長台灣美食」只領有「工廠食堂牌照」，按規定不能接待工廈外人士，但香港文匯報放蛇發現，店方以職員「無法查證」為由，照收「街客」。食環署在突擊巡查後，發現該店違反《食物業規例》，並於本月向負責人以經營無牌食肆罪行提出檢控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「放蛇」發現，「程班長台灣美食」懷疑知法但不守法。該店在門外暗角貼有告示指，按照規定只能接待大廈之員工，但告示太不起眼，一般顧客不以為意。同時，該店在餐牌其中一頁更「戴定頭盔」指，該店所持的「工廠食堂牌照」規定，不能接待工廈外人士，但稱「職員無從查證，只是要求顧客自查」，明顯是知道法例規定，卻將責任推給食客。

食環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，曾接獲「程班長」容許有關工廠大廈以外人士光顧的投訴，遂派員突擊巡查，發現該工廠食堂違反相關《食物業規例》的規定，並於本月向店舖負責人以經營無牌食肆罪行提出檢控。

賤價捱夜「被義工」「豬老闆」剝削廉勞

網議政事

泛暴派大搞所謂「黃色經濟圈」，甚至在社交網站facebook開設一個名為「黃絲帶 良知 手足&同路人 即Pay炒散/散工/全職招聘聯盟」的群組，「小圈子」式發放各行業的招聘訊息。不過，日前一個招聘夜間汽車美容員工的廣告，每天晚上10時至凌晨2時工作，需刻苦耐勞，但時薪僅得約60元，即時被人留言鬧爆，有網民更揶揄是「黃色義工圈」。看來「黃絲」的「人血饅頭」真係好好食，唔知有無「手足」甘願做嘅嚟饅頭呢？

自修例風波以來，泛暴派什麼也掛上「黃色」旗號，就連勞工市場的職位供求也「黃色」先行。有網民於facebook開設「黃絲帶 良知 手足&同路人 即Pay炒散/散工/全職招聘聯盟」群組，向「同路人」發放職位空缺資訊。日前有人發帖招聘4名於元朗區工作的汽車美容員工，每天晚上10時至深夜2時工作，月薪6,000元，逢周日及勞工假期休息，等同時薪約60元，但講明需刻苦耐勞。

一直撐暴的「CALL4VAN」創辦人符棨朝（Conrad Wu）轉載該帖並質疑：「勞動工作要返到半夜兩點都係得60蚊個鐘，良知呢？」「Wong Ka Hei」留言稱：「平均日薪兩舊（嚟）我唔好去做老麥（麥當勞）？」「Chã rlotte Persephoné Quí nñ」隨即回應：「所以咪要求你刻苦耐勞囉。」「國難五金」的「腦細」李政熙更一針見血地揶揄這其實是「黃色義工圈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